

书林漫步

闺怨之思

◎陶晓跃

张仲素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主要是他的一些写思妇的乐府诗。诗极显真情,人物刻画特别细腻,委婉动人。

“袅袅城边柳,青青陌上桑。提笼忘采叶,昨夜梦渔阳。”

这首《春闺思》,完全可以看成一幅画,画的背景是春风中袅袅扬起的绿柳与青嫩的桑林融合的无边春意。蚕事渐忙,众女采桑,于是,画面上凸现出一位采桑女子手提空笼、斜倚桑树的形象。女子若有所忆,恍惚的眼神里,写满了昨夜之梦,那梦萦绕在遥远的征戍之地:“渔阳”。就这样,闺中少妇的幽幽情思,从那柳丝上飘逸而出,从那桑叶上缠绵而出;它的一头连接着少妇迷离的眼神,一头连接着昨夜梦境里的渔阳。

诗虽然篇幅短小,蕴意却极为深远。可以说五言绝句中的上品。诗人的《秋夜思》同样也是以抒情细腻见长。

“丁丁漏水夜何长,漫漫轻云露月光。秋逼暗虫通夕响,征衣未寄莫飞霜。”

计时的漏壶在静夜里响起的滴水声敲打在思妇的心里,那夜何其的漫长;漫漫的轻云在无边无际的天幕上移动,不时露出月亮的清光。秋风阵阵逼迫着秋虫通宵哀鸣,思妇不由祷告上苍:寒衣未寄,千万千万不要满地飞霜。

思妇如此情浓意深的心声,就这样伴着“叮叮”的滴水声,伴着游弋的浮云,伴着秋夜里通宵达旦的虫鸣,在诗的字里行间传响。

张仲素早年进士及第,可因为无人援手提携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隐而不显;后来,他又考中博学宏辞科,才开始踏上仕途。也许相对平稳的生活,让他能够以一种别样的心态,致力于“闺思”的精雕细琢。他的《秋闺思》也是这类题材的佳作。

“碧窗斜月蔼深晖,愁听寒蛩泪湿衣。梦里分明见关塞,不知何路向金微。”

诗先写思妇梦醒之景:月亮那幽深的清辉斜射进碧纱窗里照在床前,寂寥孤单静听着秋虫悲鸣,泪水早已沾湿衣襟。后再写思妇梦中之境:分明已经来到魂牵梦萦的关塞,可却不知哪条路通往征人的驻防之地:金微山。

诗人有意倒置前后事件,思妇的眼前之景也就更显凄婉,思妇的梦中之境也就越发虚幻。近人俞陛云在《诗境浅语续编》中说道:“诗乃言关塞历历,已见梦中,迨欲身赴郎边,出门茫茫,何处是金微之路,则入梦徒然耳。”这种解读深得精髓之所在,梦中尚且无以相逢,其悲切不堪言状。

诗人用笔曲折,用意含蓄,也正是这般的回环曲折,细腻地传达出思妇的微妙心境,从而彰显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。

张仲素虽然不能跻身中唐大家之列,可他诗中显示出来的才情却让人记住了他。在属于自己的文字里自由呼吸,那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李文俊

李文俊 1930—2023,翻译家。



李文俊书房 早年编副刊时,与李文俊先生有较多联系,发表过先生很多文章,也曾造访过先生书房,一直想另找机会去画先生书房,如今只能借由书房遗照,画以纪念。

书边杂写

鲁迅“拨下巴”

◎谭苦盒

陶亢德在《陶庵回想录》“鲁迅与‘论语派’”一章之中,谈到了鲁迅对邵洵美的衔怨,他说,“我还从他(鲁迅)给黎烈文的信中看到过他的我必与邵洵美‘参商到底’,至何以这样生大气,原因是邵‘拨过’他的下巴。这是一句绍兴土话,意思原指男性戏弄女性,是指邵办的刊物《十日谈》或《人言》中对鲁迅不敬过”。

“参商到底”,前已见于《陶庵回想录》“我所认识的邹韬奋”一章,据编者注,出自鲁迅给林语堂的信,乃就一切论敌而言,并非针对邵洵美的“他给黎烈文的信”,是陶亢德记忆有误。

至于“拨下巴”,现存鲁迅致黎烈文的信有三十余通,均未见到字样如此,不知又是作者记得不真切了,还是原信已毁于时光的烟火。但陶亢德是鲁迅的同乡,以为“这是一句绍兴土话”,倒还是信得的。

据姜子匡 1928 年编印的《越歌百曲》,其中收了一首“采风”民谣,“下巴拨得拨,铜钱一大节,拨俵姆妈买买香糕头吃吃”,并附注说,“这是孩子拨了人家下颏的胜利之歌”。而稍后的 1931 年,绍兴《民间》刊登了与“下巴拨得拨”差不多的投稿,“下巴拨一拨,铜钱一大节,倘若不肯拨,铜钱无得得,下巴拨到烂,铜钱一斗篮,下巴拨到臭,铜钱一抽斗”。如此看来,“拨下巴”应该是当地孩童的竞速游戏,故自然地带了些许撩拨逗惹之意,未必就局限于男女之间。1935 年,鲁迅写过《“题未定”草》之五,谈到对付论敌,“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,并不给以反应,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,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”,似乎也读不出“戏弄”的意味来。

有人说过,“(鲁迅)文章运用绍兴土话颇多”,于是有了《鲁迅著作中方言集释》《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》等资料书,却均未注意到“拨下巴”之例。

新书快递



深时之美:从宇宙星尘到人类文明,跨越45亿年的地球故事

[美]赖利·布莱克著 刘小鸥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本书以“时间是什么”为始,从宇宙大爆炸讲起,聚焦地球 45 亿余年的地质历史,讲述从地球形成到人类文明出现的故事,也讲述了时间本身的故事。

我以文字为业

[美]厄休拉·勒古恩著 夏笳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

书中幻想文学大师勒古恩的六十八篇散文,可以说是她的“思想自传”。她曾说:“艰难的时代要来了,在那样的时代里,我们将会需要另一些作家的声音,他们能够看到与我们当下不同的生活方式,能够穿过我们饱受恐惧之苦的社会,穿过其对技术的痴迷,去看到其他生存道路,甚至能够想象希望的

真正土壤。”

野史记:近代中国异闻录

杨早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将目光投向晚清民国历史中的隐秘角落,于近代掌故中撷取有趣的故事细节、人物碎片,加以连缀拼接,钩沉拾遗。作者特别选用新闻特写的方式,力图营造历史现场感,让读者更直观地体味到历史事件、人物生平的断面与瞬间。

虫与歌

[日]市川春子著 方宓译 上海三联书店

在这本漫画集里,你爱上的可能是一块陨石,可能是长着翅膀的人形昆虫;可能是花朵和手指生长而成的生物,也可能是诞生于大海的那道闪电……书中的角色均为自然元素的拟人化,在残缺破碎中,夹杂着温柔与浪漫。

兼有学术性与文学性的《西谛书话》

◎黄斋

我初读《西谛书话》(三联书店 1983 年版),感兴趣的是书前插图里作者手书题跋的照片。也就是说,我关注的只是题跋的书写形式,至于这些题跋的文字内容和写法,并没有特别在意。后来,看到许多人谈论藏书题跋,都对郑振铎赞不绝口,方才回头重读细品。有观点认为,题跋写作的体例各式各样,大致不外乎两类: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。我觉得,郑振铎的题跋两者兼而有之。

郑振铎藏书甚丰,为现代收藏家中屈指可数者,但他并不以藏书家自居。他说:“我不是一个藏书家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。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,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急所需。”因此,他有别于传统的藏书家,收藏了许多当时不受重视的小说、戏曲、弹词、宝卷以及明清版插图书。如为了研究中国版画史而购藏《程氏墨苑》彩印本。其题跋中关于

彩色木版画起源的考证,解答了学界一直迟迟未决的疑惑,学术价值不言而喻。

郑振铎原本就是作家,其题跋具有文学性,正是当行本色。《西谛题跋》里《录鬼簿》一则,叙述昔年前往宁波访书的经历,怀念故友,亲切动人,完全可以视为一篇散文佳作。《劫中得书续记》里《燕京岁时记》一则,于沦陷之际追忆古都景物,文情并茂,与陆蠡《囚绿记》相比毫不逊色。

书评书话